

心理小说

FICTIONMONTHLYFICTIONMONTHLY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-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精品丛书

小说月报·原创版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



精品丛书

小说月报

原创版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

心理小说

FICIONMONTHLYFICIONMONTHLY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精品丛书. 心理小说 / 贾平凹等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0.1

ISBN 978-7-5306-5490-3

I. ①小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3697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23.75 插页 2 字数 353 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 册 定价: 39.00 元

目 录

.....

001	病人	贾平凹
008	华沙的盛宴	万 方
052	密语者	严歌苓
111	非暴力征服	罗望子
143	我要罗拉	李国彬
194	贫民张大嘴的性生活	鬼 子
203	春天来到昙华林	方 方
242	恨枇杷	叶 弥
292	我记仇	映 川
330	杀死沙包	尤凤伟
337	哭泣的箱子	钟晶晶

病人

□ 贾平凹

教授回来时老婆是病了。老婆病了两天，躺在床上有气无力。伺候她的只有一只叫黑斑的狗，黑斑像保姆一样用爪子挠摩着她的头发，夜已经很深了，这女人仍大睁了眼不能安眠。

像所有的男人一样，年轻的教授出差回来，脑子里就充满了奇思异想。比如，老婆和情人正在屋中约会，钥匙插进锁孔里怎么也拧不开。比如，门是打开了，有人却从后窗跳出去一路裸奔，巷道里有许多人在跑步锻炼，那人加入了其中自我解释：你裸跑过吗？锻炼者说：年轻时裸跑过，但没有戴过避孕套。教授这么想着，楼门洞的黑暗处突然站起一个人来，吓了他一跳，问：谁？那人并没有言声，但也没有快速跑去，慢慢地消失在夜色中。教授受了一惊后没再在意，脑子里还是刚才的念头，年轻的生命离死亡遥远，可常常幻想到死亡而刺激有趣，教授笑着抖了抖肩，从口袋掏钥匙开门，却发现原本就没有带钥匙。

笃，笃，教授敲门，敲了半天门没人开，屋里也毫无动静。差不多过了午夜，老婆是早该睡下吧，这懒虫，睡得这么沉呀！教授用脚还踢了一下门，拿手机拨家里的电话。

电话铃响起来，像爆炸声一样响，女人惊恐地挺硬了身子。黑斑望着女人，前爪按住了免提键，教授“我回来了”的叫喊便在四壁的空旷里响开。女人立即把钥匙扔给黑斑，黑斑叼着从洗手间的窗子跳出去交付给教授，教授才知道老婆并没有睡，老婆是病了。

但是，女人怎么也不肯去医院，苍白如纸的脸上努力地给教授绽一个笑容，就低了头拉被角，挪出地方要教授歇着。“你还没吃饭吧？”女人动着身子要下

床，“我给你煮一碗面去。”教授就想说一桩趣事：在出差的途中，他曾经对他的同事夸耀他家庭生活的幸福，因为每次他进门，老婆就会将一碗热腾腾的捞面端上来，但他的同事却不以为然，说他要进门，老婆是一手端了捞面碗一手提着裤子在问先吃呀还是先x呀！教授要说的趣话才到唇边，老婆溜下床沿头便晕得打了个趔趄。教授忙扶老婆又躺下，说他肚子不饿。

“真的一点儿都不饿！”教授说，“既然没睡着，我敲门也该应一声啊！”

“我还以为是别人。”女人说。

“有人也来过？”

“我没开门。”

“没开？”

“这么晚了……”

“这么晚了谁还来？”

“黑斑，黑斑，你过来。”

女人抬起头来，目光很快从教授的脸上滑过了，指示着黑斑把教授的拖鞋叼来。黑斑叼着鞋过来，教授没有换，脑子里闪出进楼门洞时走掉的那个黑影，心里有些急迫，又问道：“这么晚了谁还来？！”

黑斑汪汪地叫了，跳上床，依偎在女人身边，女人按了按它，安静下来，眼睛却瞧着教授的脸骤然间严肃了，棱角分明，在深沉有力地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嗯？！”

女人明显地战栗了，接着一声吁气，突然说道：“我知道会有这一天的。”

教授张着的口吸不进空气了，他扯了扯领带，似乎领带像绳索一样勒得他窒息。他铁青了脸追问老婆原本是要诈唬，老婆或许说是楼上的某家媳妇又要来聊天她不愿意开门，或许坏笑着偏要说是一个年轻的小白脸常来的，你不是出差吗，看你还敢不敢把老婆一个人扔在家里？如果老婆这样和他拌花嘴儿，他会扬起手来说：你敢？你敢？我揍扁了你！但是，老婆却说出了：“我知道会有这一天的”，教授就有些慌。像上楼踏空了一级台阶，闪得冒出一身冷汗。像在梦里又做了不好的梦，意识里还想：这不是梦吧，梦应该和事实相反的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教授问。

女人看着他，再说：“我一直在等待着。”

教授的脸变得非常的丑陋了，前倾了身来，声音微小而节奏分明地说：“发

展到什么地步？难道有了那个……”

“有。”

“有？”教授勃然大怒，一下子将床上的被子抓起来扔到了地上，“从什么时候？”

“大概半年了吧。”

扔下的被子正好罩住了黑斑，黑斑往外钻，钻不出来，急得嗷嗷叫，女人撑着身子要去拉被子，教授一脚将被子和黑斑踢开，黑斑没敢再叫。

“竟然半年！”教授说，“我羞人啊，羞人啊，我讲究是教授哩，半年了我竟什么都蒙在鼓里！”胳膊在桌面上捶打，捶打，连续捶打，整个胳膊看不见骨碎，皮肉却全紫了。

“你不要这样，你……”

女人扑起来抱住了教授的肩，她向他承认着错误，她说你总是嫌我胖，打击我，作践我，就在那个星期我去公园看见了你和胡苗一块喝茶，我心里不平衡，赌了气才犯下错误，事后就后悔了。但教授一晃身子甩开了她，女人重重地撂在了床上，窝蜷在那里，没有动弹。

“我和胡苗是工作关系，连手也未握过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不平衡什么，你不平衡就干这种事？你后悔了，后悔了为什么还竟持续了半年？！”

“他是个坏人，我很快就发现他是个坏人，我要拒绝他，但他威胁着要告诉你，我害怕你知道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他肯定有歇斯底里病，吃软不吃硬，我就想慢慢冷却他……”

“哼，哼，”教授鼻孔里喷着气，灼热得像火球。

“你一出差，他就来找我，我到处躲他，可他发了疯……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这病……”

教授已经听不清女人在说些什么了，困兽似的在屋里走来走去。黑斑从被子里终于钻出来，眼珠随着教授的身影而转动，每当教授走到了自己跟前，它就缩成一团。教授差不多是走累了，坐在桌边的椅子上吸烟。以前这座房子里从来没有烟味的，教授要吸烟只能去洗手间，现在他大口大口地吸，吸完一根又续上一根，而且烟灰烟蒂就全然丢在地板上。

“他是谁？”教授闭上眼睛，在问。

“‘悦人’花木店的老板。”

“七号街口的那个小门面？”

“现在他把店转让他人了。”

“混混儿！”教授恶心地吐了一口唾沫。“你就和他？一个又丑又穷的街道混混儿，你怎么会和他？！”

教授将手中的半截烟扔掉，又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扔掉的半截烟还燃着，散发出刺鼻的呛味。教授一边走一边吐唾沫，“羞耻，羞耻，”或许吐唾沫吐得口中无津，走到厨房取杯子喝水，杯子拿在手里了，突然用力砸在地上，破碎的玻璃到处飞溅。他无法再控制自己，又去拉屉斗，他不清楚拉屉斗要干什么，猛地再将屉斗一送，屉斗反弹着又溜脱了，里边的勺子筷子哗啦哗啦在地上跳跃。

教授把自己像一袋粮食一样扔在了椅子上，又是吸烟。

屋子里死气沉沉。黑斑无声地往电话机前来，它盼望着电话铃能响起。但是电话机默寂着，线绳如蛇盘绕一堆。女人还窝蜷在床上，一直保持着固定的姿势。教授的脸已经被烟雾罩住，他又一次续上一根，随着长长的气将一股烟柱横着吹出来，他又说话了。

“是谁寻的谁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他一直有那个意思，这种事做女人的明白男人的眼神和心思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那第一次在哪里？”

“在宾馆。”

“你先到宾馆还是他先到宾馆？”

“一块儿。”

“你给他打的电话，你在电话里怎么说的？”

黑斑汪汪地叫起来。黑斑央求着教授不要如此详细审查，黑斑也埋怨了女人怎么他问什么就答什么呢？但黑斑听得懂人话却说不出人话，它的汪汪招致了教授踢来的一脚。这一脚用力太大，它的身子如一片叶子向后飞去，竟撞开了洗手间的门，糟糕的是，呼地，洗手间的门又关闭了。

“你狗东西是《西厢记》里的红娘！”

在黑咕隆咚的洗手间,黑斑听到了教授的骂,它不满地咕哝了一句,口鼻就淌出了血。

“我求你了,你不要追问这些。”

“我要追问!”

“那样会对你好吗?”

“我要追问!”

黑斑伏在洗手间听着教授一次次地追问,女人在回答着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,每一回说过的什么语言和什么动作。每一次的追问和回答使黑斑都感到了难堪,引起五脏内的痉挛,浑身的毛全竖起来,如同只刺猬。黑斑无法从洗手间的门缝看出去,教授在女人的每一次回答后就冷笑,追问的声音越来越显得平和却透出一股邪气。黑斑就想象教授是在刑场上,观看着被刑者按在了虎头铡下,他是在说,呀,呀呀,滚落的头会在动哩!女人呢,则越回答节奏越快,不是被动而在自动地诉说,感觉到她是在脱身上臃肿的衣服,脱一件扔一件,脱得一条线也没有了,就剩下苗条的魔鬼身材。黑斑茫然地趴在地上,它无法预测主人人们的结局。洗手间的那面小窗当然还开着,黑乎乎地开始有了空白,然后渐渐变亮,楼上的人家已经起床,在很响地小便,大声地咳嗽,并且有人哼着流行歌。咚咚咚跑下楼梯。隐隐约约,楼外的巷子尽头传来卖油茶的一声长过一声的吆喝。

“他服了药?”

“他不服药。”

“他是在计算着时间吗?”

“他是牲畜,总是夸耀着……”

“你嘲笑过我?”

“我没,我从来没有。”

“……后来呢?”

“他就走了。”

“说吧,还在什么地方过?”

“没了。”

“再没有了?”

“没了。”

黑斑慢慢地还过神来,它想叫,但叫不出来,身下遗下一摊尿水。它贴着门

缝还要听教授在继续说什么,教授突然发出的是噢号号一声,像是在笑也像是在啸,使黑斑毛骨都悚然了。它估计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,教授要抄起刀或者拿了什么棍杖殴打女人了,它随之听见木木地咚地一响,这一响肯定是重物落在女人的身上,它等待着女人的惨叫,但女人没有惨叫,它就等待得心提在了嗓子眼儿。黑斑受不了这种等待的折磨,终于艰难地往起站,往起站,前爪搭在门上,企图用嘴拨拉开门的拉手。几乎是连续了三次黑斑都没能成功,它有些绝望了,拿头猛烈地去撞门,咚! 咚咚! 门弹了一下闪开了一条缝儿,黑斑一下子冲了出来。

黑斑脑袋上冒着金星,恍惚得分辨不清屋子里的方位,好一会儿,才看到女人已经坐在了床上,又开始往起站,天哪,她一点不像个病人,竟站得端端直直,而教授却不知什么时候跌坐在地板上,面如土色,乱发遮额,一只手软绵绵搭在椅背上。

这时候,屋门被敲着,同时有人在门外快活地喊:王丽,王丽,晨练呀,晨练去啊! 女人就轻声唤教授:怎么啦,你怎么啦? 教授没有回应。女人跳下了床,去扶教授,教授软得怎么也扶不起,最后抱着教授到了床上,盖上被子,才去把门打开。

来的是五楼上的张家老婆,胖身子几乎堵严了门。

“他回来了。”

“几时回来的?”

“昨天晚上。”

“忙了一夜,没力气去跑步了?”

“哪里! 他病了。”

“才回来就病了?”

女人嘘了一声,把来者拉到了洗手间。黑斑又恢复了轻狂,跟进来,绕着她的脚面嗅,又使劲响喷嚏,听见女人偷声换气地说:“他知道啦。”

“你是说那桩事吗,他怎么知道的,我可是守口如瓶!”

“是他怀疑上了。”

“他没有证据,你就不要承认。”

“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。”

“我的天! 你怎么能告诉他?!”

“我要不说，我心里会生肿瘤的。”

“但你把肿瘤长到他心上呀！”

“那他要那么细察呀……”

“男人是蠢的，”张家老婆说，“有些事情怎么能细察呢？你细察镜子，细察的只能是你自己！”

华沙的盛宴

□ 万 方

夏天,一场大雨过后,天空终于蓝了,钢铁厂在雨后的晴空里显出了雄伟的轮廓,发出一片迷蒙神奇的闪光。工厂里传出的各种声音都响亮极了,像是有人在四处摇荡着金属的大钟。一根根烟囱缓缓地冒出灰黄的烟雾,使阳光变得暗淡。

在所有的声音里马华沙立刻就能听出火车。火车来啦!沉重的车厢压着铁轨发出“轧轧”的声响,吃力地从那些黑漆漆的高大厂房间穿过,开出厂区。火车继续向前,车轮滚过铁轨,震得大地发出隆隆之声。转过第一个弯道,宿舍区这片红色的砖房就在前面,这时岔道上的栏杆摇摇摆摆地放下来,而马华沙和院子里小伙伴已经紧贴道边排成一排。

巨大的车头气势汹汹地扑来,车厢一节节你拉着我我扯着你,咣当当咣当当的响声淹没了一切,孩子们被震得晕乎乎的,兴奋之中感觉自己被火车裹挟而去,化作了风、声响和烟尘。等到最后一节车厢一开过去,大伙立刻就清醒了,争先恐后冲上铁道,跟在火车后面奔跑,他们要比在汽笛响起的时候谁跑得最快,他们都知道汽笛一定会响的,马上就要响了。

啊,司机拉响了汽笛!汽笛声中一股股白烟像飞扬的旗帜。冲在最前面的马华沙尖声大叫:“胜利啦!毛主席万岁!万万岁!”这时火车头正经过毛主席那挥着巨手的塑像,每一个司机在经过时都要鸣笛致敬,温热的蒸汽喷到塑像雪白的脸上,一天天地把他老人家的微笑染成灰色。

马华沙,她是个皮肤微黑、眉眼端正的小姑娘,她的名字是爸爸起的,因为在她出生时司机马永山开上了一辆华沙20轿车。马华沙长到六岁时,爸爸开着

那辆华沙让一辆大解放挤到沟里了，万幸的是厂领导当时没坐在车上。伤好以后马永山就拄着拐杖走路了，领导安排他只在夜里上班，看守仓库。

马华沙的家就在宿舍区的红砖排房里，每天傍晚是排房最热闹的时候，水龙头哗哗响，家家生火的浓烟呛得人直咳嗽，孩子们冲来冲去四下里喊叫，烟尘中散发出诱人的饭菜的香味。爸爸一吃完晚饭就上班去了，马华沙把碗筷“贼里匡唧”放进一个绿瓷盆里，端到院里的水池去洗，她喜欢把龙头拧到最大，白花水的水流从管子里冲出来，水珠四下飞溅，多么痛快！那天傍晚，马华沙像往常一样在洗碗，一个白白的人影儿悄悄移近，她一扭头看见了一个和她年岁差不多的女孩儿。

女孩儿穿着白衬衫，脚上是双白球鞋，干净极了，在四合的夜幕中有点不像真人。她们俩互相看着。“嘿，你能不能把水关小点儿？”女孩儿忽然说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我要过去。”她说话的同时低头看看自己脚上的鞋。

“谁不让你过了？！”马华沙觉得不服气。

“你把水关了。”

“你过呀！倒是过呀！”

“你关了！”

“你过！”

两个小女孩儿僵持了一会儿，结果还是马华沙一伸手关上龙头，女孩儿猛地在她身边冲了过去。

这个新搬来的女孩儿叫齐乔，住在第五排。爸爸齐宗义是个转业军人，妈妈叫乔小召，是售货员，她还有一对双胞胎的哥哥，齐忠和齐勇。很快马华沙就和齐乔成为朋友，她带着齐乔跑遍了巨大的厂区，在盘条堆起的小山上爬来爬去，钻进幽长的钢管中你吓我我吓你。在齐乔的倡议下两个小姑娘有了自己的家，那是一节废弃在荒草中的水泥管道，她们从各处找来许多东西安置了她们的家，马华沙是爸爸，齐乔是妈妈，齐乔的布娃娃是她们的女儿。齐乔把一叠烟盒里的锡纸裁得整整齐齐当工资，马华沙下班一回到家，就把工资交给妻子由她掌管，妻子则细心地过日子，采野菜、买粮买煤、还买香皂雪花膏，甚至还给马华沙买酒喝。马华沙喝了酒就醉了，东倒西歪地冲来冲去，逗得齐乔咯咯咯笑得要命。

平日里齐乔经常偷偷抹妈妈的雪花膏，马华沙觉得抹了雪花膏的齐乔像春天的花一样香。一天上学的路上，齐乔从口袋里摸出个火柴盒，递给华沙，里面是她给华沙装的雪花膏。齐乔还把自己的白球鞋让马华沙穿，穿上雪白的球鞋使马华沙觉得像长出了一对翅膀，不再是用脚走路，而是飞来飞去。她快活地飞回家让妈妈看她的脚底下，妈妈郝兰荣当下就说：“脱了，还给人家去。”

事实上马华沙家的境况不如齐乔家，齐乔的爸爸是干部，是个科长，家里有一对红色人造革沙发，上面还蒙着漂亮的大老虎图案的罩巾，还有一个台灯，罩着浅蓝色的塑料灯罩，这些东西马华沙家都没有。最让华沙羡慕的是她家的大衣柜，整个柜门就是一面大镜子，能把人完完整整地照出来，而她家墙上的小圆镜子只能照出大半张脸。

家里没人的时候，两个小姑娘爱挤在大衣柜前照来照去，镜子里齐乔的脸那么白，漆黑的眉毛像一对燕子翅膀，嘴唇上长了一层毛茸茸的汗毛，马华沙老笑话她长了胡子。齐乔一面挤眉弄眼，一面把头上的辫子散开，让浓密的头发披在肩上，做出一些美滋滋的姿势，哼着曲调开始旋转，转哪转哪，直转得四壁七扭八歪要倒下来，齐乔东倒西歪打着滚儿扑到大床上，笑得像个疯子。马华沙愣愣地看着齐乔那副活泼的样子，简直被迷住了。

洗澡的日子到了，乔小召和郝兰荣相约带着女儿来到工厂的澡堂，交了四张澡票，走进去。澡票是父亲给家里的女人省下来的。齐乔利索地脱下罩衣、绒衣、汗衫，一把从脑瓜儿顶上揪下小背心，一低头看到胸前的小奶头儿，“你有吗？”她问同伴。

“有哇！”马华沙说着掀起衣服，露出自己胸脯上的两个小红疙瘩。

齐乔伸出手要去摸她的小红疙瘩，马华沙躲来躲去不让她摸，两个人打闹起来，你追我跑窜来窜去，跑着跑着齐乔一弯腰褪下小裤衩扔到华沙脸上，华沙又气又笑，而齐乔“嗷嗷”地欢叫着冲进了浴室。

浴室里热气腾腾，高处的天窗投下白蒙蒙的光亮，水流从头顶冲下来，哗啦啦飞溅。两个小姑娘被水冲得有些发晕，嘴里扑哧扑哧喷着水珠，心里那么痛快。她们给自己浑身上下涂满肥皂，洗哇搓哇，还彼此搓背，那股认真的劲头就像举行一场仪式，小身体洗得要多干净有多干净。洗完澡齐乔一定要求妈妈给她们俩都抹点雪花膏，俩人你闻我我闻你地臭美一通。一次洗澡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，齐乔的妈妈乔小召一抬头发现天窗上有一个黑影，天哪，有人偷看！

光着身子的女人们炸了窝，东躲西藏惊声尖叫：“抓流氓抓流氓！”偷窥者企图逃跑，慌乱中从房顶上滚下来，扭伤了脚脖子，当场被抓住了，是工厂的一个技术员。这件事在两个女孩儿心里留下激动万分的印象，再去洗澡时她俩疑神疑鬼，时刻警惕，要知道整个澡堂里弥漫着雾蒙蒙的水汽，诡异的人影可以从各个角落里冒出来，女人们又是多么容易上当啊！放纵自己跟着女孩儿一惊一乍。洗澡不再是洗澡，简直成为激动人心的冒险，只听一声惊叫，湿淋淋白光光的身体四下窜动，互相冲撞，有人滑倒了，疼得大骂。齐乔和华沙惊慌地抱在一起，被自己的把戏吓着了。郝兰荣很快发觉是两个孩子在捣鬼，劈头盖脸把她们臭骂一通，一段时间都不带她们去澡堂了。

春天来临，马华沙终于有了一双自己的白球鞋，是爸爸马永山给女儿买的。用雪白的双脚走路的感觉多么好哇！每一脚踩下去地面都把人轻轻弹回来，像皮球一样。两个小姑娘穿着白球鞋走在春光里，像花朵般新鲜艳丽。马华沙的弟弟马力看在眼里受了刺激，很不甘心，没有比毁坏花朵更让男孩儿心痒的了。一天马力和姐姐吵嘴，抄起床前的白球鞋冲出家门，马华沙一股风似的追出去，姐弟二人翻墙过沟，东突西奔，马力人小，渐渐跑不动了，眼看就要被姐姐一把揪住，束手就擒之前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把手上的球鞋甩了出去，只见白光划出一道弧线，落到路边的泥水沟里。

马华沙像头母狮子把马力扑倒在地，骑到他胸口上，掐住脖子怒吼：“还我！还我的鞋！”马力从牙缝间嘶叫，又踢又踹，不肯服输。这样的场面在这对姐弟间时有发生，并不稀奇，可这回马华沙真的发了狠，眼看马力的脸越憋越紫、直翻白眼她也不撒手。突然一只大手把她猛然提起，扔到一旁，紧接着脑瓜儿上落下噼里啪啦的巴掌，母亲郝兰荣没头没脸左右开弓打得女儿耳朵嗡嗡直响，还咬着牙骂她：“死丫头，看打不死你！”

马华沙缩着头不出一声，心哆嗦着，她恨不得立刻死去，让她妈称心。

晚上马华沙没回家，住到齐乔家了。俩人挤在一个被窝里，齐乔的嘴凑到华沙耳边悄声透露了一个秘密，这秘密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，让华沙向毛主席保证不说出去，齐乔是个孤儿，是齐宗义从大街上把她捡回来的。这样惊人的消息却并没有引起马华沙应有的反应，她有点糊涂，像是在做梦。齐乔毛茸茸的脑袋蹭着她的脸，有点痒痒，被窝被她说话的气息弄得热乎乎的，而她们俩隐藏在遥远的黑暗中，没人知道她们是谁，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。过了一会儿两个女

孩儿就搂抱着睡着了。

第二天郝兰荣把水沟里捡回来的球鞋洗干净，抹上大白，晾干以后完全和新的一样。

每天清晨孩子们从排房里一个个冒出来，像土豆从麻袋里咕噜噜滚出来，蹦蹦跳跳上学去。齐乔总是站在马华沙家这排房子的头上喊一声：华沙！走啦！华沙立刻背着书包跑出来。一夜不见，两个人见了面那么高兴，刚刚洗过的锃亮发光的脸蛋上不由自主漾起了微笑。

太阳总是先在铁轨上露出，两道耀眼的金光通向远方，马华沙和齐乔各踩一道金光前进，看谁先从金光上掉下来。她们俩都走得稳极了，又稳又快。巨大的红彤彤的太阳从工厂后面冒出来，颤巍巍地往上升，轻轻一跳，脱离了地面，这时候世界惊讶地停顿了一下，接着继续活动起来。不知为什么，在这以后的活动和之前的活动是不一样的，那种有趣的期待的感觉没有了。

过了两天马华沙实在憋不住了，小心地问：“齐乔，你真的是孤儿吗？”齐乔的回答让人大出意料，她根本不是孤儿，那天晚上的话是她编出来的。她解释说自己那样说不过是想安慰同伴，不想看她那么难过。马华沙十分惊讶，想不到齐乔能编出这样的瞎话，心里很佩服她。

两个女孩儿几乎形影不离，干什么都要在一起，就连上厕所也要一块，哪怕在门外边等着也是好的。马华沙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给齐乔梳头，她让齐乔坐在小凳上，自己坐在高凳上，拿一把梳子梳哇梳哇，那浓密的滑溜溜的头发在指缝间流淌，齐乔感到很舒服，微微闭上了眼睛。

华沙把她的长发编成两条辫子，有时编成六条、八条、十二条，最后觉得一条辫子最美丽。梳着一条大辫子的齐乔简直像个仙女，连华沙都有些骄傲，飘飘然，好像和仙女在一起自己也变成仙女了。

这样亲密无间的友谊引起了别人的嫉妒，一阵子在学校里两个女孩儿被其他的女同学孤立起来，大伙儿都不和她们玩，还议论她们，说一些坏话。有一段时间马华沙感觉齐乔和自己有些疏远，加入到其他女孩儿跳房子跳皮筋的游戏中，而她却只能站在一边看着。不过到了冬天放寒假的时候，她们又和好如初了，不，应该说比原来更好了。

这时，晴朗的天空像一块透明的蔚蓝的大冰罩，空气钻进鼻子立刻就黏在

鼻孔里面,毛扎扎的,不知为什么孩子们都特别爱叫喊,心里感觉很痛快。

齐乔的哥哥齐忠和齐勇都会滑冰,可他们只有一双冰鞋,得轮流穿。看着大男孩儿们吵吵嚷嚷地去滑冰,马华沙和齐乔说:“咱们自己浇个冰场吧。”

冰场选在排房后面的一块空地,她们找来一截皮管儿,不够长又接了一截,用铁丝捆紧,接到水龙头上。水一放就是五天,白天放的水夜里结成硬邦邦的冰。眼看着空地在缩小冰面在扩大,五天之后空地终于变成了一面平展展亮光大镜子。镜子的表面上布满一轮轮微微凸起的纹路。两个女孩儿在鞋底上绑上木棍,互相拉着手溜呀溜呀,一会儿你摔个屁蹲儿一会儿我摔个仰巴脚,笑成一团。齐乔白嫩的脸蛋儿冻得通红,颧骨上像抹了两个红疙瘩,眼睛黑亮黑亮,马华沙觉得她真是好看,忍不住地想多看她两眼。

到了晚上她们也不想分开,轮流在对方家过夜。冬天的夜晚漆黑寒冷,而被窝里暖融融的,忽高忽低的窃窃私语和咯儿咯儿的尖笑从被子下面传出来,好像被窝里藏着数不尽的好玩的秘密。有时齐乔“呼”地掀开被子,披头散发,笑得气都喘不上来,有时被子像波涛在床上无声地翻滚,拱来拱去,最后咕咚滚到床下。

夜深了,四下里越来越静,眼皮渐渐粘在一起,再也睁不开了,冬夜像棉絮般轻轻覆盖,女孩儿们含笑入睡了。

那年的冬天下了好几场大雪,两个小姑娘一次又一次拿起扫帚和漫天雪花进行战斗,扫哇扫哇,直干得头顶冒热气,睫毛结了厚厚一层多芒的霜,鼻子里发出稀里呼噜的响动,但白雪最终覆盖了她们镜子般的冰场,覆盖了一切。她们累得话都不想说,身体软绵绵的,笑容凝固在脸上,迷迷糊糊走回家去。

冬去春来,院墙后面发了大水,一直淹到路边。那片坑凹的空地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水塘,风吹来水面上滚过一褶褶涟漪,白天水塘映照出沉静的蓝天,早晚时分金灿灿的。一天天,水塘悄悄地缩小,最后被土地吸得一点儿不剩。

第二年冬天,排房里传出了让人惊喜的消息:齐忠齐勇要去当兵了。要知道这对兄弟才十六岁,要不是从部队转业的齐宗义走了后门,他们哥俩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参军。夜晚马华沙听到弟弟闷声闷气的抽咽:“我、我也要、要当、当兵……”黑暗中“啪”的一声响,郝兰荣打了儿子一巴掌:“当你的小学生吧!”

出发的那天马华沙和齐乔一家人去火车站送行。站台上黑压压的,崭新的